

集部

水心集卷九

宋 葉適 撰

記

白石淨慧院經藏記

樂清之山東則雁蕩西則白石舟行至上水陸見巨石冠於崖首勢甚壯偉去之尚數十里外險絶有奇致其山麓漫平深泉衍流多香草大木陸地尤美居之者黃

錢二家累世不貧以文義自篤為秀士北山有小學舍余少所講習之地也常泝流上下讀書以忘日月間亦從黄氏父子漁釣島嶼縈錯可游者十數有楊翁者善種花余或來翫其花必大喜延請無倦間又游於其所謂淨慧院者院僧擇饒善詩義允從岳文捷皆黄氏子終老不出戶而從岳又以其兄子仲參為子余時雖尚少見其能侃然自得於山谷之間未嘗不歎其風俗之淳而記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盖天下之俗往

往皆如是使為上者知冒之以道而不以偏駁之政亂之則以余所聞於古人之治何不可致之有哉他日仲參忽來謁余敘其所以為别者盖已十五六年矣問其舊人則擇饒義充從岳文捷皆死矣其他老人多無在者楊翁者亦已死而草木衰謝不復可識因相對感愴久之問其院之興廢則曰門廡殿堂庫湢之室昔以毁而缺者今麤具獨轉經藏屋廬閎麗像設精嚴殆為一院之極此今之所創而昔之所無也於是仲參請曰此

經藏者先人以垂死之言命余輟其學而為之者也雖不敢有其勞亦無廢於先人之命以公昔之所嘗游而今問之之悉也盍為我記焉余既嘉其以成先志為孝而重其申故舊之請且因可以記余之所不忘者故不得辭問其院之始末則曰始建於唐之龍紀為廣教集雲而今名淨慧者大中祥符之所錫也其在政和嘗易為道士之觀而後還為院既還而睦州盜起焚於宣和之三年而淳熙三年十一月朔則此藏之始建也八年

十一月

江陵府修城記

太原閻公治江陵始至與將佐行視新城壁及戰守之具曰美哉丞相衛國趙公之所為也公莅荆六年不趣令暴興簡紬細苛壹於無事繄楚邦保障是急詭大力難爰集兹緒卒有功庸為方鎮首家銘史冊書法舉焉而公弗命故無記者將何以昭丞相之勤久荆人之思某實受任代公其無泯缺之懼既乃謂某子以謀議名

官記子職也始江陵息靖康之難伐茭蘆逐虎豹四招流民重立坊市垂五十載漸還故初惟城朽敗日甚毀垣頽塹莫補莫續驢馬之䭾可徑門闑之闔不楔也前後守者以役衆費廣不敢有意至言羅郭無用纔葺子州可矣人茍其居不自顧必朝廷患之令都副統制總領錢糧講修築之政安撫使不得預議久不決趙公聞而歎曰郡守號稱專城近制仍提督修城今將修江陵而帥守不預非法意也遂具為奏且合他司固請詔許

馮錢二十五萬貫米四萬石皆從中下役以江陵鄂州駐劄之兵佐以郡府之義勇趙公杖屨日出城上以勸勞之始於淳熙十二年九月成於十三年七月為塼城二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屋一千三間浚隍池繚甬道備凡扞禦罷械之用然後江陵之人更門益宅早卧而晏起四方之來者驚其厚墉崇雉巋然於長川大陂廣野之中環城以騁登樓而望知其跨江北連襄沔莫不慨然思憑國威而壯戎守也天子遷趙公金紫光禄大夫

以寵褒之孟子論高城深池之利不如人和盖先治其城郭者乃諸侯郡守之常政爾其後吏慢因循以為幸其人之和輯可以坐鎮何必殫財動衆以新無用之城壘及變故起於倉猝則雖有堯舜之民不能以自保此明主之所鑒也至尊壽皇聖帝順天從時不輕試征伐自淮南至京以西數千里險害之地皆特使將軍城之州縣主給期會而已獨江陵為後而趙公嘗相天子知上意因力以請然則閤公之欲記豈獨以明趙公之績

哉所以示壽皇聖帝之規烈使臣子不敢忘也趙公名雄為右丞相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閻公名蒼舒為吏部侍郎待制龍圖閣其繼趙公自漢中徙焉紹熙元年八月二十日

漢陽軍新修學記

古之言曰一道德同風俗風俗之難同也以其陋而遠雖道德大備之世莫或齊焉江漢蠻荊之雜爾自虞夏時治之略於中國惟周以增累仁義化衍南服至能使

江沱之媵躬無怨之勞漢廣之女息游者之思歌於正風號登太平矣然而國别土斷卒無卓然以忠哲志義之材自成者及楚用其民縱横呑滅君臣暴詐之行著於春秋久而孫卿屈原之徒議論風旨爲天下師則怒峽之巔絶沔之涯蘭芷芳潔實璐照耀而楚之文詞嘗盛矣是其昔之和平專壹秉内性之理義有合於風雅者或不自知其善也而悲憤刻約琢外巧之卉木遂變風雅而爲麗溪者亦不自悟其失也隨習遷改常性爽

越千載之後終為楚人之材嗟夫周道之備也江漢之民雖觀感其善性而未能成材逮王澤之衰也反沉溺於荆楚之習而不克自振可不哀歟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以輔人主取貴仕而江漢蓋鮮稱焉豈其性與習俱失之哉漢陽昔鄖子國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地岸南即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闤大衢商賈之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詡士大夫以其俗靜而樸往往捨鄂來居焉

軍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摧剥墊壞知軍事吳興皇甫焕築而隆之盡撤舊屋更起新宫既成而堂廡廊崇百楹相扶牆壁外周赤白炳明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鞏豐實為學官夫以鞏君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明辨於政為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興其俊秀豪傑之思一其趨向厚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

而一歸於性命之粹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為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祿之學枝葉之文口耳教導媚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媿也故為記之以答其人紹熙元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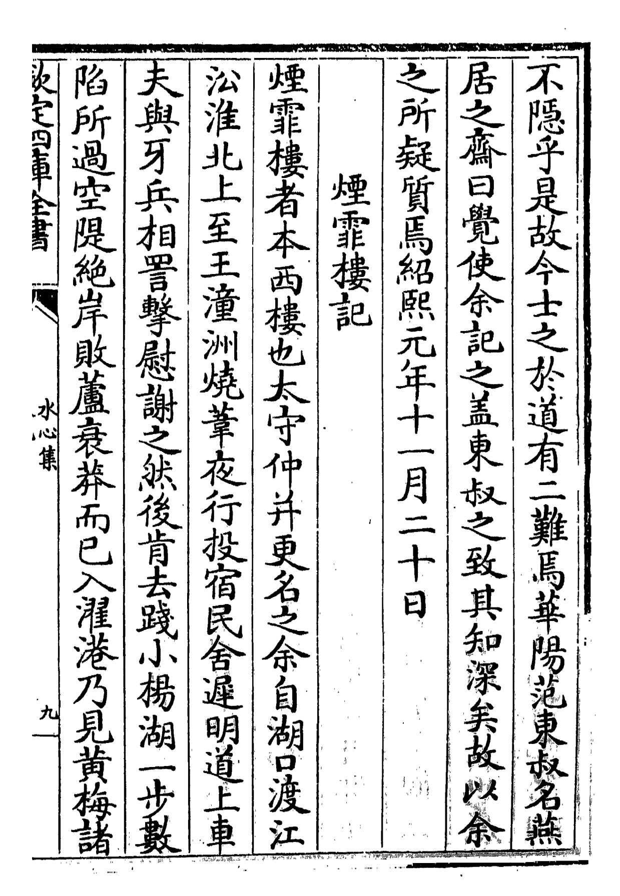
覺齋記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乎其於人也豈不均賦而無偏乎然而無色無形無對無待其於是人也必頴然獨悟必瞭然特

見其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必有出於見聞覺知之外者焉不如是者不足以得之古之人其養是覺也何道將非一趨於問學而不變乎將非責難於師友而不息乎將非先義而後利乎將非篤於所以自為而不苟於所以為人乎是其得之也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取極於是矣余觀三代之後世遠俗壊士以利害得喪為凖的雜揉其思慮紛汩其聰明以求參乎人情違順之間喜相誂也怒相

冦也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闉闗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為廣大也於時獨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違於世昏然為天下大迷悲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其所謂問學師友之序義利人已之辨常患乎乍存乍亡若起若滅方與世俗交鬭而未已也然則理雖常存而覺之者病矣及其甚也異端之說至於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舉以聰明為障思慮為賊顛錯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頽弛放散而謂

之得本心以愚求真以麤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是又大異矣然其知是也其覺是也亦必穎然獨悟亦必瞭然特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亦必有出於見聞覺知而後可士徒厭夫雜揉紛汨之為巳累也遂捨而求之者十八九矣嗚呼聰明固無紛汨而正矣思慮固無雜揉而壹矣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其不缺而常存者其


不隱乎是故今士之於道有二難焉華陽范東叔名燕居之齋曰覺使余記之盖東叔之致其知深矣故以余之所疑質焉紹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煙霏樓記

煙霏樓者本西樓也太守仲并更名之余自湖口渡江沿淮北上至王潼洲燒葦夜行投宿民舍遲明道上車夫與牙兵相詈擊慰謝之然後肯去践小楊湖一步數陷所過空隄絶岸敗蘆衰莽而已入滙港乃見黃梅諸

峯雄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叢岫靡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畔則蘄之土無不闢而居者相望矣然而州無城堞市無廛肆屋無樓觀佳卉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簡陋四方之集徙者以欺誕苟且為生促具衣食則止其於絶埃煩近清涼理榛荒致茂好居高覽遠以遂其生之樂非惟不能亦未之知也故郡之涵暉見山與超然觀之廢址不散則偪景蔽而意昬皆不足以處煙霏者直通判廳之西其下中洲隱士李之翰所居稍有

水竹花石之勝四旁廬宅以寬且遠不見甚陋鷗鷺之羽雞犬之聲飛走喧寂各會其性林樊間錯晻靄西去對靈虬馬下等山拱揖賔伏陰晴旦暮天地之氣迭為降升登之者亦如在吳越綺麗之鄉湖湘清幽之濵使吟者忘句而飲者忘酒也盖一州之觀無以過此夫蘄山澤之聚淮之名城也豈其天趣不足哉特地力有未盡爾以余之不肖忝長吏於是不能疏滌其陋以安利之徒品擇其美以自縱也豈古人所謂富而教之者乎

顧令之吏有不可以此責者故記其說以遺通判事朱君俁刻之樓上使蘄之人能盡其性之德以為材盡其地之力以為利生殖遂長而英發罷用堅實而久成如韓之樂公劉之芮鞫淇澳之君子亦欲其知自兹游者始也紹熙三年正月四日

李氏中洲記

君隱約於蘄久矣在城西中洲依水為圃蔭茆而宅無所燕館不崇珍臺其間蹊隧僅通而已春陽開舒似有

敷榮秋斂氣應不愆摧落四時之序略備而已蘄人以其居而安游而樂因即而名之販夫走卒皆曰中洲不斥言也君之可稱有二焉世之豪傑特起之士豈不正其性命之情哉然而氣血之偏使常制其中和利欲之交習常行於理義終也則勢力之高下為進退歲月之壯老為盛衰規矩未忘而身又蹈之何歟蓋君於氣血利欲之雜先盡矣遺世以順照物以哲故能養心於内不暴於外屈伸俯仰有以自信雖薄滋味簡服用約居

處頹然窮老而可樂之實常在矣一也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為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别異而又自同於佛者智不足以兩明而學失之畧也君始學於佛既悟其說然後歸而求之聖人之道有是乎無是乎反倫類者易知合性命者難辨於是誠得其所以不同者故其修身教人出於仁義道德之本統而知入德之有門矣二也不富於技而能已足者士之常道也不分於用而

能已成者士之常職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實也不求仁則失其所以為人求仁而不得其所以為仁不可止也古之人捨一世之所重以求其所謂仁者後之人求一世之所重以喪其所謂仁者夫重與輕不先審而以其所喪者為所求人與已不先察而以其所競者為所樂可乎不可也此君之所以為庶幾而余之所以媿君也君已七十中洲之上木老花殘不復計惜所察將益警所進將益深不惰不昏以俟天命嗚呼余之媿君

未已也李氏名之翰字周翰

司馬温公祠堂記

公河内人生於光州因以為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光邊遠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聲京師達四方家繪其像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嘗生也表屬尊顯以明尚賢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歟自王迹泯而聖賢之德業不著士

負所有而就功名以為凡用世操術必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譎其身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朴拙稱任重趺宕為豪英寡學多惷謂之有力先從後畔自許知權其謬於情性倫理固亦多悔而猶强忮堅忍以冀其成者盖道德喪而流俗驅靡之然矣公子弟力學進士起家州佐從辟官使承事猶常人爾充實積久而廉夫畏其潔高士則其操儒先宗其學去就為法故步趨中繩墨用捨進退關乎民心為宋元臣至於深衣

幅巾退然山澤之間誠意至義不敢加一毫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吉凶憂樂之變豈必殊特自許謂當離類絶倫與人異趣者哉若夫比並伊吕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屈體貌自以聖人復出及其造事改法衆所不向天下大擾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遂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為魁傑追斥崖上刻名堅石播之外朝士皆爕廬滅迹同族廢錮當是時天象錯戾碑首仆裂其後乃倉皇南渡海内横流余讀實録至靖

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未嘗不感憤淚下也盖是非邪正久鬱不伸至使敵人鴽禍以明之而後止然則公獨夫之力豈能動天而天人之際何其可畏若是哉余是以因侯之作併論次以明聖賢之德業不在彼而在此也

六安縣新學記

六安皐陶故國亡後四百餘年而英布與項羽滅秦又助漢畔楚再王其地云孔子敘書列古聖人堯舜禹皐

陶四人而已余嘗疑堯舜旣垂治法而知人安民尚猶難之則使後世何以取中焉夫盡其身之聰明遇事成理而於性無所失豈非聖人之徳人理之正哉然而以質獨就者常遠於性以材恃見者常離於身蓋其理謬其徳薄而非天下之材矣今也將合天下而立常道則患無聖人者嗚呼堯舜之難不其然乎自臯陶開天徳之品與九徳之教以成天下之材非天下無聖人之患而患無是質與材也果誠有之遠若使近離若使親因

之勿廢也就之勿更也翕異為同會少為多續短為長其家邦也各乂爾其采事也競勸爾故教德之方自臯陶始能治天下以常道能起天下以多材禹湯遵之至於成周不然則有偏無救終為天之棄德而堯舜之難常在也至後世之學乃以充備盛德為聖人廢其材更其質一施天下之智愚賢不肖必至於道而後用之是何其與臯陶異指耶將後世固美於教而臯陶未之及耶余不得而知也及英布奮一夫雄狡事至微末則自

司馬遷以下皆喜稱之道之升降又重可歎已會稽陸子虡為六安令新立學日取賣酒錢一千餼諸生懼且去不繼則食絶學壞也來請記余嘗以公事自巢父許由所居北行沿淮望潁水西入梅林沙窩百餘里中山四合如攢綺繡南下蘄舒所謂四五祖灊天柱峯信乎名山哉或言六安山谷尤深余思皐陶氏欲至其處不可得夫九德者皐陶所以教學之所以始也故書遺陸君使刻于石紹熈五年二月

績溪縣新開塘記

田于山谷蹌高逗深堯燮築疊而堨引其泉流以潤澤之有所不及益鑿為塘儲雨以待昔之聚民於此者擇其水土之利固已詳矣若夫計田而堀量畆而浚必使水無不足而不以雨暘之節聽於天時有水旱而田無高下皆欲為樂歲人之願雖然而人之事不能盡然也民嗇稅輸而與官較尺寸之旱常以報聞則訟牒煩而詐偽起績溪之民無善俗矣王君木叔宰是縣之始行

視民田驗其水利之近遠塘堨之有無而知所以豐荒之故曰凡不得水者當別開塘注田爾農不可曰田狹吾安能壞見田又刻財與力創為之耶教之再三猶不聽木叔曰是不足告語其治縣節縮稍得餘錢遂請於監司買民田使為之古跡之廢併修之塘之所須揵椿木石皆買與之工食之不足者頗助之畢二年為新塘六十八堨六買田有自畝三十至六十步出錢有自緡二百三十以上至千文飲田有自畝二千至三千然後

績溪之田無不得水紹熙五年縣民始不以旱報官而歲全熟美矣木叔之治民又詳矣哉古之長民者示之以意其次為條教其次號令之最下者撻罰驅脅之意之難從久矣若木叔知計田堀塘為民利以條教告之以號令使之而已民有不聽撻罰之爾夫將以利之而已雖或撻罰之未過也今木叔以條教號令為不能撻罰之又不可故為之買田堀之又為之買揵椿木石與之工食助之如父母待驕子然或曰非常道木叔委曲

以就其民爾夫委曲以就其民而可以利之雖非常道斯謂之仁矣績溪之民忘之可乎不忘末之計廢墜之可乎木叔名柟永嘉人也慶元元年五月二十日

樂清縣學三賢祠堂記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為其事不至者世以為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為公卿哉孟子稱禹稷與顏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之如此悲夫直以貧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爾

猶不病德也至謂賢而賤終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於有德而貧以夫區區自為輕重轉訛習陋而使天下言賢有德者必將兼出於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為害大矣然則以不至公卿為命者是畏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正也故太子詹事龍圖閣學士王公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秦檜死首開直道對策高宗擢上第孝宗初力請復讎不合連守外州自紹興庚辰至乾道辛卯公名節為世第一士無不趨下風者有錢公堯卿

字熙載賈公如規字元範公同邑士也與公親友而年輩稍前於公錢公孝悌醇行爲善如嗜欲賈公惻怛長者恵貧恤孤皆不及仕然邑人高此二公雖天下獨知樂清有王公而邑人以爲此二公固亦其地之所有也齊是民也而賢有德者得爲士民齊不能相治也故士得爲公卿民得盡爲士而士不得盡爲公卿也烏得以有司之所别異而異三公者乎使王公之用能退而不媿二公二公之處能不媿其身此邑人所以推尊景念

彼區區者無預也雖然有一焉民得盡為士也而不盡為士士不得盡為公卿也而非賢有德者為公卿身之所以自修非修其身者不能知而有司之所別異者戶號而目熟之也悲夫此流俗之害所以或細或大而終不可息歟始邑既祠王公于學又以為學之再興錢公貫公嘗有力其併祠貫而遺錢者吏失之也王公之子吏部郎閎詩乃言於州列祠三公以年之先後為次余美司封所為且俱習三家子孫故為之論孟子大指為

記因以審考流俗之趣好孰當否云慶元元年六月

醉樂亭記

因城郭之近必有臨望之美為其人燕紓往來之地所以合衆紓時消煩娛憂豈天固設之哉永嘉多大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步内輒自為拱揖髙不孤聳下亦凝止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瀾千尺自峙巖私鹽港緑野新橋陂蕩縱横舟艇各出菱蓮中櫂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遠樓下土人以山水所到斯吉

祥也益深其崦百金一藏賕匠施僧阡壠交植嵗將寒食丈夫潔巾襪女子新簪珥掃冢而祭相與為遨嬉城內外無居人焉故西山之遊為最著雖然地狹而專民多而貧外有靚袪都雅之形其實無名園傑榭尤花異木遨者雖心競不相下然或舉債移質為畢事而已固不能鬬珍麗窮水陸也守長不察曰噫侈富甚矣貪胥所窺暴令繩之必邏捕以酒奪其笑語械縛撻擊破産納錢不如是権利不數倍嗟夫以窶從奢求一日之樂

而貽終年之憂不變者何也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宣城孫公為郡之初訪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節始罷榷弛禁縱民自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作新亭以休遨者名曰醉樂取昔人醉能同其樂之義孫公性不喜飲其政不專為寬蓋通民之願而務得其情如此亭成而民歌樂之當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永嘉獨屢孰殆天亦以其人之和者應之歟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游使從其教節民之醉飽使歸於德何者上無所利以

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游而為之禦招民以極醉而盡其利民猶有不得游且醉則其賴於生者日已薄而人之類可哀也已故余記公之事既已賢於今之所謂病民者而推公之志又將進於古之所謂治民者也

紹熙五年五月

金壇縣重建學記

致學莫要於辨人己之分而審其所處之義使己立而物不病可以達於道矣孟子謂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

也以孟子之言考之伯夷以為人不盡如己而已不可以茍用故必不用以伸己柳下惠不然以為人固不盡如己而已亦不必志於不用故或用或不用以伸物夫二人之高卑皆過矣惟其於人己之分豫辨而所以處之素審故雖高而不傷物雖卑而不喪己也又以孔子之言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學之至極雖降志辱身而言誠能中倫行誠能中慮則亦不以其身為私己也況於不傷物而不有其高不喪己而無至於卑其於

人已之分尤豫辨所以處之尤素審一於恕而已矣裁成羣聖賢之道而制行定率性盡習而教法明用則自我而行可也不用則斂藏以待也此孔氏之所以學而顔孟皆傳之古今之義理準焉雖更燔滅壞亂而傳注終不能汨異說終不能迷也然則後之學孔氏何當哉敬其所傳可與言學之方歟簡傳注闢異說可與言道之序歟若夫人已之分未豫辨而以敬其所傳者貌加之所以處之未素審而以簡傳注闢異說者衆建之成

已不忠而成物不恕是故高則傷物而早則喪已此非
孔氏之學使然也奉議郎李希知金壇縣改舊棄陋大
為學宫請前襄陽司理參軍路苐主教後學又請余記
其大意昔太伯季札蓄德於已不較於物物紛然就之
不足已沖然自靖有餘也澹臺滅明行不由徑非公事
不出戶言偃以為得人古人之行雖殊學雖有淺深高
下然未有不辨人已之分而審其所以處之者矣史稱
子游吳人也而澹臺子羽蓋嘗從弟子南游至江方吳

與越遞興至漢魏以後京口常為江南必爭之地其人以智詐勇力擅名於時而古人之遺風餘教無聞焉何也今將因其地俗而教之以禄利則所學者固科舉之華藻爾若將教之以道則必自敬其所傳始必自簡傳注闢異說始嗟夫去古遠而師友不明余上考太伯夷惠下參季札子游子羽折之於孔氏以為人已之分當務辨所以處之當素審也葢庶幾云爾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沈氏萱竹堂記

瑞安鹽聚漁合而北湖背市遠人山水閒美游者恨不得居而久也沈君體仁始治園觀廣池以接清流累土以抗峻峯繚其四旁互為蔽隠捜花揀石綿日繫月衣食所餘輙具焉然後遲客有亭延月有臺蘚梅露葯草木之奇品莫不貫序以先後屋室最大曰萱竹之堂沈君為詩十章閒者皆和之而北湖之勝遂誇一時君閒求記於余且自敘曰人之所欲寢處游觀而已君子則

以義安其身者也我祖高曽被忠信服禮學嘗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沈氏之為儒百年矣曁我不肖不敢墜先緒以有此也昔唐人杜甫詠詩稱權勢不如宗族故堂之前自生竹後自生萱言宅舍之荒落而非其族不游也淘米不能渾其水刈葵不能傷其根言飲食之疏薄而非其族不飽也噫貧猶可況少有者故我過而為此所以合族人於堂共喜樂於園也非崇游而飾觀也子其為我發焉夫隨耳目之願於無窮人

之常爾至游觀之力不能足則無不憾也今君據游觀已成之利矣反以耳目之玩為可薄乎古之人惟顔子知自備天地萬物之道其陋巷飲水如寄泊焉聖賢之致同而行不同也故或登東山登泰山歎逝川樂山以為仁樂水以為智若此豈異人乃孔子也游觀之術進矣大而高丘大澤放蕩獨往小亦幽花叢薄嘯歌自命此文臣才士之所以逞其贍逸雄豪放臣逐子之所以平其鬱紆悲憂也累世之筆墨未有抑此而不揚者也

又可陋乎若夫流連其耳目役使其財力以游觀之術資其人而身不獲焉此師曠所謂晉平公不足以聽之者爾然則君之為此堂也既收合宗族同養其和平而又發舒心思特致其高潔亦可矣余故因君之自敘稍推進之使知游觀之義未當貶也慶元三年七月

石洞書院記

東陽郭君欽止作書院於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初洞深複無行徑薪者給採而已君始以意疏治益前

阻崖壁衆不知所為欲止君逼視其罅遥聞水聲出空中曰噫是也盖鑿崖百步梯級而後進土開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深入臻於曠平則石之髙翔俯踞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湍瀑流而蕉紅蒲緑皆浸灌於其下潭淵之窪衍阿嶺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釣可弈巧智所欲集皆不謀而先成君又蔭茂密以崇其幽植芳妍以絢其陽左右面勢彼此回薄而山之向背曲折陰晴早暮姿態備矣君甚樂之以為山水之美千載而

潛譬猶趙璧隋珠璞於外而韞於中其一日忽彰何異
武陵天台顯於今而閟於昔也既而歎曰吾寒生也地
之偶出於吾廬非賜余者吾其可自泰而游將使子孫
勤而學於斯學其可以專盍使鄉里之秀並焉於是度
為書院禮名士主其學徒家之藏書以實之儲洞之田
為書院之食而斥洞之山為書院之山示郭氏不敢有
也君既卒諸子修之不廢而津請余為記嗟夫郭君遠
矣以學易游而不以物樂厚其身以衆合獨而不以地

勝私其家也自君之為是至今五十年成之之難傳之之久也游之興廢家之盛衰占焉學之興廢人之盛衰占焉學不待地也螢燈雪屋苟取尺寸而聖賢之業可成矣學以知意為始以盡力為終今夫悉其聰明傳之文字深已造於性命淺亦重於科舉而不能知其意則猶為無所始也將何以終之乎君之子孫與其鄉人必勉之使之翫雲嵐挹泉瀨心形潔清以始終其學而卓異豪傑之材出焉然則學雖不待夫地而地固有待夫

學也慶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溫州開元寺千佛閣記

始開元寺屋以里數門閣高百三十尺旁翼二臺千佛閣在其後高又過之鍾梵隔雲雨欄檻羅網階陛門戶夸耀甚不獨為一郡巨麗也於時永嘉至僻陋顯官富民之居俛肩而入賄藏好贈不實於篚而奉佛若此余頗記僧清了者來所過空聚落迎拜金帛之獻舟銜輿戞以先至為幸造寺洪流中不日月而成盖薄其家而

厚佛僧自唐以來迄於渡江其俗然矣紹興庚申歲火延燒開元皆盡其僧感憤激發誓以復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人益以施為難烏集其門側睨横出漫不酬對有終不捐一錢者辛苦踰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者廣崇之度與初寺相百也所謂千佛閣者居廣實為之廣贍智博習能誦説俗所信愛施之差易積至三千萬斧斤不絶聲十年方之昔為隘視今華敞矣顧他釋老舍兵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十不能興一二也何論復

儁美哉雖然余觀今之為生者土以寸闢稻以參種水戲而岸附壠削而平處一州之壤日以狹矣異木別草爭植於圃隆棟深宇角勝於家氈衣卉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日以侈矣然則以昔之厚佛僧者而自與情之所便抑異以安俗退夷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將充夫先王之道而一繇於至順則固不以吝於人者為己利損於外者為家侈然後富教而德正禮辨而俗樸此三代之上所以為治道一而義理明也故余因廣之

請併今昔之變紀焉嘉定元年九月

宿覺庵記

玄覺師歌詩數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撥釤䟽之煩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畏於生死葢人傑也既歿六百年學者戴之不衰所居山延袤十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余亦在其下苦疾痼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他日錢塘本然蜀人居寛固請登焉則山已入貴家所存二三而已枯茶敗草

髣髴亂石中余慨然憐之為於絶景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土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寛主之稍種竹樹有所避隱出没以為風雨晦明之地而時與坊僧巷友游居其間以招来其徒兾遇如覺者嗚呼余老矣病而力不給惰而志不進豈非不復知以古人自期而遯流汩没於異方之學者哉盖世有畏日暮疾走猖狂而迷惑者然猶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既以自警而又以自笑也嘉定二年二月

時齋記

余與巴西李公君亮同館同年相善也公閒語余便私之室時齋圖以示余請記之問所以名時何也公曰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歟非耶余方謀議荆南不果作比返道過錢塘公繇太史乞守眉矣又不果後十餘年余召自溫陵而公以少司空入侍迎余而笑曰可得記否余喪先人又輒不果其明年公自乞帥瀘以歸又明年乃貽書曰願卒記之時之為用大矣發生於朽敗

之餘流行於缺絶之後天地雖人物之主而不自為一
皆聽命於時而已所興不能奪所廢莫之與也故物無
不作媚取好求必於時者而況於人擇奇而用智爭險
以賈力禍患壓而不悔血氣衰而未已惟恐時之去已
也時常運而無息萬物與人亦皆動而不止易雖因事
以明隨時之義然終不能盡其變通而古今憧憧更起
迭仆如機發輪轉而不得停也可不哀歟惟艮以息為
象時雖運而必息人以止為本道必止而後行孔氏以

為君子宜取節焉是其義以止明行而非以行明行以
靜柅動而非以動柅動也時所同趨將遯而不返利所
共獲將弭而不進榮寵豔麗矣禄位醰美矣而有甘澹
泊安卑辱以自終其身者大則範世紀俗小則委已順
命蓋時且行之而吾固止之乃物方動之而吾卒靜之
也故能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此豈習於利害之情而
以時自達者哉君亮性退而行沖曲肱一榻氷雪枯槁
不與物對而山川草木無不自得入備顧問出守方鎮

天下之言靜止者皆歸焉盖公既有進於斯而余亦以自警也開禧二年二月

水心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史暎綠

水心集卷十

宋 葉適 撰

記

龜山楊先生祠堂記

賢者之世漸遠而漸微或微而遂絶可歎也已若夫好賢者不然雖遠而不衰愈遠而愈隆也微子之命曰崇德象賢然則微者可望以復興絶者可恃以復續是在

後之人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於時相去既千五百年而其言如此雖然以二人之徳而使其後不傳豈惟臧文仲哀之雖遠而萬世愈遠而無窮猶且哀之也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力行二程之道黜王氏邪説節高而安行峻而和學者所師當世所尊可謂賢矣卒於紹興丙辰七十餘年而無仕者微不自業至賣其宅去絶幾何可不悲夫其四世孫子復病之爭翅紛然太守余景瞻

曰非也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安能空手以得吾以義長民者也子姑聽乎自景瞻至郡有例卷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楊氏將樂更寇亂民居皆後起盜敬公之名故楊氏舊廬獨存然屋老且敗景瞻又修補其漏缺特立門巷黑白絢好矣顧子復尚無所衣食則又職於學官以廩之楊公有筆藁史論一編景瞻尤惜之曰是將為好事者奪去則肖公像於霤并藏其書歲遣官祭祠然後出陳之焉嗚呼其為楊氏慮悉矣微者可

與也絶者可續也斯弗憾矣異時景瞻明鋭果敢是非賢否立見其守延平乃更詳緩曲折野人有訟呼寀前兒女語之收歛鋒鍔以立綱目晝勤夜思各就紀序令夫事之可為如楊公者衆而或未之為也然則雖其未入於景瞻職業之内者余亦不欲其出於景瞻思慮之外矣故余之願景瞻非獨以其能好賢而已也嘉定二年四月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撲酒有課利買名淨利錢慫民增錢奪買或賣不及則為敗缺而當停閉雖當停閉而錢自若官督輸不貸民無髙下枚戶而償雖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東提舉司言温州平陽縣言縣之鄉村坊店二十五當停閉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無其處舊傳自宣和時則然錢之以貫數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冊於縣月取歲足無敢蹉跌保正賦歛戶不實杯盂之酤罌缶之釀强家幸免浮細受害窮山入雲絶

少醉者鬻樵雇耕抑配白納而永嘉至有算畝而起反過正稅斯又甚矣且縣人無沉湎之失而受敗缺之咎十百零碎承催乾沒關門逃避攘及鍋釜子孫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頒加救助伏見近造僞會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餘廢寺亦有殘田謂宜賜縣就用禾利麤足相直補青冊之缺釋飲戶之負不勝大願於是朝廷惻然許之命既布一縣無不歌舞賛歎以紀上恩夫坊場之有敗缺州縣通患也今平陽獨以使者一言去百

年之疾然則昔所謂莫能救者豈未之思歟某聞仁人視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嘗之審擇其利常與事稱療之有方予之有名不以高論廢務不以空意妨實然後舉措可明於朝廷而恵澤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敝而民不窮也疏別其事以請者知縣汪季良也為季良請且將行其說於他邑者提舉孟積也九月日

瑞安縣重建廳事記

民於令最親也令必有宮室居處合力奉之無難也民

聚而多莫如浙東西瑞安非大邑而聚尤多直杉高竹皆叢産複廂穹瓦皆贅列夜行若游其鄰村落若在市壥廬撓背決或赴於令暮往而朝達也是合以奉令之宫室居處愈無難也然余自童子見縣門甚卑狹毀置不常廳屋摧破無立人處棄而即他舍寒暑相抵突令常降氣低色慘戚不怡字民之志落如也夫華於民而儉於令豈其理固然哉豈民姑自營而不顧其令哉抑令僅自保無以得於民哉不然則期迫會促月銷歲殞

而不暇也慶元二年信安留君寅始建門樓後十四年當嘉定庚午嘉興許君興裔知縣事而大廳琴堂始克並立上極旁挾比舊倍差厚基博礎楹桷豐碩民來觀者傾動驚駭忘其昔年之陋而以為今日之瑰傑麗偉竦踊而獨出也嗟夫宮室居處者言之無難而成之豈易哉夫以義則下衛上故靈臺之歌樂於始附子罕之扑盡其末力以仁則上安下故君之經度積累辛苦三載然後集此而猶曰不敢煩民也郭西有觀潮閣遺址

平視海門衆山蔥蘢魚龍變怪為一縣竒特惜乎君既去不及謀矣

敬亭後記

初鮑商霖有屋於鴈池河南張思叔命曰敬亭且記之繇此名聞天下百餘年亭廢歸薛氏子舒按舊基復作亭列記其上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為始故思叔曰敬則實實則虚虚則無事矣以余所聞學有本始如物始生無不懋長焉不可强立也孔子教顔子克巳復禮為仁

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是則復禮者學之始也教曾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悦敬其兄則弟悦敬其君則臣悦敬一人則千萬人悦是則敬者德之成也學必始於復禮故治其非禮者而後能復禮復禮而後能敬所敬者寡而悦者衆矣則謂之無事焉可也未能復禮而遽責以敬内則不悦於己外則不悦於人誠行之則近愚明行之則近偽愚

與偽雜則禮散而事益繁安得謂無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然則何為曰禮之末復是身固非禮之聚爾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合乎禮者斯就之故其視聽言動必以禮當孔子時禮尚全完勤苦用力皆有條目可見也後世雖禮闕不具然是身之非禮者固常在爾出於已加於人小則紛錯潰亂大則爛漫充斥蓋若白黑一二之不可掩其敢忽乎故非禮則不以視聽言動而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不合乎禮者期去之晝去之夜去

之旦忘之夕忘之誠使非禮之毫髪皆盡則所存雖丘山焉殆無往而不中禮也是之謂禮復禮復而敬立矣非强之也因以補思叔之遺為敬亭後記

留耕堂記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余孩稚時閗田野傳誦已識其趣出遊四方所至閭巷無不道此相訓切令葛君自得遂取以名堂盖其詞意質而勸戒深殆非文於言語者所能窺也凡人衣食居處嗜好之須當身而足則所

留固狹矣然而念迫於室家莫之贏焉愛牽於子孫不能業焉四民百藝朝營暮逐各競其力各私其求雖危而終不懼已多而猶不足者以其所留不止於一身故也嗟夫若是則誠不可禁已雖然其留者則必與是心俱彼心不喪術不謬阡連陌接谷量山積而隱諸方寸之小無慚焉可也不然則貨雖留而心不足以留也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刑禍戮辱水火盜賊俄反顧失之皆是也故廣欲莫如少取多貪

莫如寡願有得莫如無爭貨雖不留心足以留也豈惟田野閭巷而士君子何獨不然葛君宅纔數畝無高垣大屋之居桑麻果樹依約可數有二子行稱其文卑躬側履非禮不動草衣木食自樂其樂然後知方寸之小為無窮而所留者異乎人之留也若夫縣是以致其用則猶外物也哉

上蔡先生祠堂記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楊時中立皆為

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兵迸逸一死楚一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年給事中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偕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嘉定五年太守黄嵤子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道於學在二程後郡人驚異曰自黄太守來他日邦賦之没於羣姦者一收斂公使之消於妄費者悉減節遂能以其餘與小學

作櫺星門增太學生食服有珩鞞韍有罍簠又設潛火立養濟葬叢骸政通化達生死潤賴此吾等所知也惟上蔡事不可解甚或强笑曰奚不切之若是哉夫意有遠近知有難易詩曰烝我髦士近也又曰續古之人遠也興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蔡遠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其人不敢薄也然其致道而成材者幾絕都曠國不一遇焉故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

之祿位以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智家操乎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巳之氣血所勝者為善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耕之舉者宜曰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於鼎循牆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奴久矣子耕旣洗沐之列於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余之不切不愈甚乎

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初新安先生朱公為同安縣主簿今知縣事毛君當時祀公學宫昔孔子既修述堯舜三代紀法垂後世而黄老申韓之流亦各自為書學者蕩析畔離苟私所受未有博採詳考務合本統也及董仲舒稍推明之與人主意合則雜家異學始絀而歸壹於孔氏矣姑設禄利歐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經師句生無有知者徒為短狹蔽大義而已獨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為傳世家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顔淵篤好孟

子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玄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翺文人也愈本曾參翺尊子思矣噫二千年間萌蘖泛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考知本統所繇而後能標顔曾孟子為之傳揭大學中庸為之教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序次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吕數君子之力歟今夫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亦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没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偽受交

背於一室之內而不以是心為殘賊無幾矣余每見朱公極辯於毫釐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夫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顔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夷佛疾疢也科舉痒痾也公所甚懼也毛君嘗與余學去而宰同安有惠政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遠也

晉元帝廟記

城隍晉元帝舊祠孤寄寒窶牲瘦酒薄祝史桀慢執吏

惰弛不記其王此土也嘉定五年江淮制置使黄公作新廟於石頭初卞壼有食㮤紹配焉公謂壼名輩後紹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東房又謂晉傳四姓常為中原共主更七八巨冦不害其立非用材致然耶故設繪事兩廡起周顗迄謝玄二十人表異之又謂王導謝安獨晉所恃以存也故特像於廟西房客或顧而嘻曰深乎是役也商周之相孚終迓衡是以銘常勒鼎烝從祫侑示其不忘漢唐陋矣其殊勲盛烈亦紀官爵

圖形貎有麒麟雲臺凌烟之目今其得意及後子孫忽
於念功棄不省録運去物改臣主同盡名跡俱泯一抔
之土不暇為謀徒使文士弄筆於墜編遺簡之餘騷容
費吟於殘煙衰草之外其亦有足哀也建康雖晋都邑
千載既遠遷革尤多尋冶城問新亭豈復異時髣髴哉
今不惜數畆之宫聚其賢勞祼饋以倫山川具存楹桷
可想行者翼然如瞻太極之題止者洸然如聞廣室之
論然則公之好古非若魯殿秦碑愛其刓缺摧落而已

苟有益於世教以今準昔猶一日也方王敦簒勢已成舉朝不悟尚安恬自若惟帝視為腹心之疾決意討除憂辱逮身忠義激發至于卒殄滅之不然晉亡久矣蓋過於明斷而無不足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及氣倍勇積則袴襦子弟能破百萬兵矣蓋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二事終始大節疑史妄評故略著云

瑞安縣重修縣學記

昔劉君龜從宰瑞安頗修學前記云縻鏹二百萬不薄矣未久已浸敝頹障墮級棟扶梁柱岌岌搖動如坐漏舟中邑人以為大慚頃歲謀於余將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鄉民所敢干也此豈佛老氏室廬耶又可醵而就乎嘉定四年黃君葵初領縣貫無贏銖歎曰吾其捨𢿁士之職於學者鄭焱陳覲大趣贊曰願盡力費比昔十四而學復壯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者以學為吏其次本於吏而學以飾之下者苟吏無飾也君

始至即修學視一邑之政無先於學斯知以學為吏歟世之論吏亦有三上者學成而能教其次雖未能教而以政養民下者如養豕飼獸擾之爾君知以學為吏固不鄙慢其民教與養斯勉而進歟世之論常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顧有甚於人者何也彼雖知以學為吏燭物之智淺察巳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矣烏得勉而進哉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

敗不可預測若但豎數十屋而官羣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繇起而學之道所繇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學於先故樂為君繫其勉於學者於後

利涉橋記

嘉定四年二月黄巖縣浮橋成林鼐叔和為其知縣楊君言曰橋長千尺籍舟四十欄筍綍索隄其兩旁捆圖狻猊訖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客之途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攜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雁蕩行過黄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蹋之患既免而井屋之富廛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絶甚可壯也古無而今有難也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始君一

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子記以為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為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為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别一困以待異日之缺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壊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畞算而步析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尤難而承其後者易矣易則思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并嘉之余卧水心久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乃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効小驗具於春

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為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充古人所易不能為今人所難何哉叔和之論未余質也可無為書余少從叔和兄弟游每為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徘徊瞻顧輒阻江而返屢矣今既施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嬉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詠歌令君之遺

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國瑞建安人其來黄巖監司固以材辟矣是年六月日記

台州重建中津橋記

人情欲永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況聯竹比板以鬬江潮日涉之厄尺量寸度而當徃來無窮之勞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州始作浮橋十餘年而修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侯建以

為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記郡以橋為重事使五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臨海取木於天台傒不以責縣堅木厚枋傭工如家高大重密費逾昔數倍既成遺余書曰吏治欲其無無跡吏術欲其無無煩天下之格言也雖然可以無跡於已不可以無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為是州不敢一日怠肆顧瞻郊垣百堵勵翼錢與劵提衡必均而後通今世之至難也吾州既稱平焉穫與耨殊時穀糴復轉糶他郡所未有

也吾州又稱寬焉若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絶東南民須橋如地之載孩提之背負壊甚則墊且溺吾旦夕去此民之所煩敢不自煩乎故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之爲無跡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述然而以余所聞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衎爾不以爲異而記也今星以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千歳之内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津之亭碑無所容而讀不暇徧矣多而不專無乃爲名之病乎侯曰不然

浮屠之法有度人而籌以記者室縱廣肘二十其籌滿焉茍有以利民奚厭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苦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作之緩急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也豈若峴首之為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余無以奪其請因併録其詞

北村記

戸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

北村畒餘三十中涵五池大半皆水也其為叢花茂木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劣容卧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下過三楹而止其為崇閎邃宇之居褊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為市者皆魚鰕之友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絶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艣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欸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鐘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峯明晦滅没近而後溪鳳凰毘㸦諸山往往湊泊

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圃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麤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茍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内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麤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圃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沖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

而吳興特為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渟止演漾澄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檝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逌逸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濵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今公乃以築圃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信州教授廳記

閲上饒志無教授廳豈其缺歟教官廨署必與學接别在城之東於叩請也難且其處卑下雨淖甚則往來絶夫非其所宜居而居又不足以安缺之是也王君夢龍始至召諸生之長鄭著計曰今直舍後多美竹盡學地也民實僦之而昔人弗知改當有待學頗餘錢士得屬饜幸矣然吾不及常與士接則以義理為餧者教官之責也於是著挾鄭漢儒余鳳分事竭作州與轉運總領亦稍頒焉未幾而師友所延家人所燕街通戶達公

私便之而君尤喜曰是舉也自大官至庶役售材之節
歸地之情無一不順者非人力也余以為不然教授師
也與吏異吏往任師不往教也吏治舍師不謀居也子
衿之歌曰縱我不往言師不往教而子不可不來也又
曰在城闕兮言師不能捨寂寞而就子子娛城闕而忘
諸乎責之也擁篲而迎北面而事而避正堂以舍可也
修其牆屋不毀傷其薪木而返可也然則師必守道不
妄屈而後能教至於室廬寢處則諸侯國人固嚴授之

師不以自累也今吏部按格注擬或特命為堂差羸數千里至終始坐學不敢離局長吏但以虛禮揖使上車親遇反在曹掾下所丐乞未有獲者國人父兄則曰是官使教子弟爾舍館未安我何病課試外涉毫髮謗論山積矣蓋君所為喜者法使之然非古義也君既去繼者施君應龍又曰我攜家背鄉一旦住好宅地利近谿君德也復自喜請余記二君余友也故陳其奉法於今而思義於古者勉之明不可以徒善也

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湖外俗簡樸畏事而平江喜訟善逃與江浙囂縣比其土風所從來久矣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生為奉祠豈非公能以德擾其民於平而不以刑迫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涉歷無素少則血氣未定公方凝然安靜乃若老宦備嘗者賢之稟質要當與常人異耶然公既去平江又監潭之銀場通判濠鄭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拜獻所

為文然後得直史館知制誥則是不獨長者盛德而又嘗以吏能稱矣其為民補弊剔蠹鋤其悍頑而興作利政以恵養之意必有風迹可述惜其世遠而不能傳也陋者徒以公為宰相民所夸羨甚至䠞退舍蟻避席亦曰福力使然尤謬妄矣且有功德於其民去而見思雖狼狽困辱尚不忍忘豈待其必為大官哉不然則彼嘗所臨蒞非不多而獲祠於民何其少也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覲任平江令盖今之平江又異昔者舊訟始決而

新爭無窮逋賦適償而追斂無已至於版籍府藏一切廢壞君敏於應猝易亂為整未幾而縣大治則完揭學舍以善道示民公祠故在長慶寺去縣七十九里君患其不足繫民瞻也即學後新立堂祀公邑先大夫皆像於兩傍作四慕詩以風勸之其人跂而竦俛而悟肸蠁感召如公復出亦一時之盛也夫化不可驟而君之歲月不及待其久而成雖然余所謂有風迹可述乃於君取之縣有幞阜連雲二山高踰萬尋衡嶽反在其下其

雲氣異物怳惚有無之間可以渺然而賦矣

葉嶺書房記

丙寅歲驟起師北伐余爭論於朝請昇潤江池別募兵急備守補樓船罷甲之壞以虞寇至未之許也無幾田俊邁為敵得郭倬李奕皇甫斌不任戰而潰中外恐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平陽蔡任子重實豫在行數月敵大入淮民避走江南百萬家矣一日傳有敵人三騎抄水濵兩舟溺岸側城中聞之皆震動吏顫余前不能

持紙喟然而歎始悟建炎以來寇輕渡江敢闞明越之遠者非真勁悍不可敵也既挑於石跋嘴復邀之定山敵遽解和州圍退屯瓜步郭僎雖敗而亦以困歸當是時子重專治軍事晝夜不得休息而余聽訟斷獄從容如平常不然則建康之人未見敵先遁墮建紹覆轍矣盖有智者不待素習然必無懼而後智行焉若子重余特以故人子辟之不知其材至此也子重既累黜仕進路絶所居林皐折旋號七星山葉嶺尤近草木之隂與

几席相錯因度為書房曲徑脩廡而讀書其中以為材無用於世則姑寄於書而已夫書不足以合變而材之高下無與於書此為不知書者言也使誠知之則非書無以合變而材之高下固書之淺深係焉古之成材者其高有至於聖以是書也靜有以息誘動有以居功亦書也泊無所存而所存者常在功名之外亦書也百家衆作殊方異論各造其極如天地之寶並列於前能兼取而無禍皆書之餘也書之博大廣遠不可測量如此

惜乎余老死不暇讀矣子其盡心哉無徒以材為無用而姑寄於書也

風雩堂記

昔顏氏樂其樂而忘其憂身如附蛻家如據槁人欲之累盡矣故孔子以為不可及而賢之若夫曾晳異於三子則其樂可以名言而知徳者可勉而至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詠之而歸偶然事也陳宛丘鄭溱洧皆是也方其士女和會衆燊交發彼外有所逐徇一世而狂者固以淫情

蕩志為譏矣而内有所操不與衆俱靡者豈不以閑闊
絶物為病哉欣時和美備服即名川之易狎同魯人之
願游詠歌而還容順體適此義理之中物我之平也身
之顯晦用捨而已以舜文王之急士終不能畢用而無
遺孔子嘗一用於魯流離困厄遂至終老況三子區區
邦邑之間自許以求用何其陋也點之甘服閭里而自
安於不用亦豈忘世也歟浴沂舞雩近時語道之大端
也學者未知潔已以並俗遠利以寡怨懸料浮想庶幾

聖賢而出處得喪之爭能全其樂鮮矣李公伯珍築堂豫章之囿命曰風雩夫敝層丘納巨海或窮奢極麗競於難踰或苟完麤葺取其易足皆世之奇人偉士所以娛耳目快心意也顧未有返道德之場宅性命之囿何哉今公久於侍從勞於方岳退而休之無所復羨而能以黙之樂者自樂也手植拱把以俟干霄沿泝微瀾如在江漢草根木末察榮悴之態而風雩雨露之教日新而無窮至於西山之崖南浦之濱舟車去來禽魚翔泳

無不各得其得而又能以黙之樂者同乎物而樂也然則性命道德將為公歸宿之地乎與娛耳目快心意者遠矣雖然猶有待於物黙之樂也無待於物顔氏之樂也嘉定七年十月

温州新修學記

學立於紹興初積久蠧毁嘉定七年留公茂潛來守既修崇之食增田焉告諸生曰峙飾廬廩苟厚其養而已若夫本原師友必納諸道德太守職也昔周恭叔首闢

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儔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絶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知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薛士隆憤發昭曠獨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術不隨毀譽必摭故實如有用我療復之方具在至陳君舉尤號精密民病某政國厭某法銖稱鎰數各到根穴而後知古

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諸生得無景行哉夫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雖曰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然則妄相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為馳騖者麤鄙而不近矣雖然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以偏受為患者孔子進參與賜示之道皆曰吾一以貫之豈非無本末之辨而欲合門人同異之趨哉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

司之事為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愧終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而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諸生側聽轉相語自學官及其父兄皆請余筆受嘉定八年五月

漳浦縣聖祖殿記

漳浦五千戶良山蔽其西南屬之海特高秀多異峯相傳時見巨人跡山中美果自熟不知名數就啖者欲持

去輒迷失道近人而竒詭不常如此非止以禽獸草木為廣大也郭西古陂涵受衆水數里有真君修道院初國家感冥會按道書命天下皆立聖祖像長吏拜伏如原廟禮而殿在焉蓋必山水合吉而後神靈依之所以助民福祥祈國永延也顧民惰吏慢公私室廬無能與山答陂廢不治枯落見底而殿亦徙置鄰於嶽祠然則山水背人而神靈失其所棲宿矣故至今其俗尚陋狹反為下邑非天不畀人也人自棄爾趙君師縉之來偶

以事行西門訪道院周視良久忽若心動道士言狀因慨然曰政莫先是耶即以其力復殿舊址浚陂茀隄閉縱以時使水常滿澤而謂邑人曰據陰陽法坤申上位也水之長生俊秀所出也邑其興於善乎陂陰為堂中湖為亭高有桃柳下有菱芡紅敷緑繞俯仰映帶然後山水之與人若拱若揖若響若翕寢食坐起無不與接神之居嚴以清民之游和以安令於其間上敬下順無不自得也夫好不度義而恣情之所發故有聲色田獵

之娛珠玉裘馬之玩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聖人未嘗不深致其戒也至於所好者山水則以為豫於徳而賢之豈非動靜協應物之宜壽樂由反躬之效歟然其泛之瀰茫逌之幽遐家薛蘿友鷗鷺亦甘於獨往而人莫能同固不取也君治縣寛簡即山水之近與人共樂以寧其神是可書矣嘉定八年五月

紹興府新置二莊記

嘉定七年越州初建二莊於諸暨縣古博嶺越之西旨

海也水怒防失冐寶盆隳白楊市兩縣閘蕩為滄溟事
聞上遽頒經常命太守趙公彦倓築堤捍之起湯灣迄
王家浦公又益以留州錢千餘萬役自秋復夏乃畢越
人謝曰昔土塘而今石宜可久無患公愀然曰未也堤
之始穴尺寸爾慢不省積歲月大潰矣今雖壯好後將
復然石何能為初民杜思齊獲罪家没入公請買於安
邊所别藏其租以備補完一也越為郊畿而民不勝困
卿相迭守而治反疎鹵城堞營署無不敝缺聘問燕饗

無不削損若夫命鄉論秀合樂以侑之古今常禮也然且寂而無聲數十年矣公又歎曰越為東諸侯率而簡陋至此況以貴傲世哉幸吾在皆略具而鹿鳴歌矣若異日何因思齊之餘又買諸傅氏以待三歲之用二也余知公者故以記來請嗟夫政未有不得其本而後成其末也故捍海之功巨而害原於小舉士之費小而所關者大二莊之作趙公知之矣非特此也券易米而致錙三物相流通不貴糴矣持券索錢昏暮無不與天下

坐會子犯法相望不濫罰矣勤收而儉藏以貫萬數者四十乙亥大旱舉以救民不病歲矣有本之效也抑又有焉夫名峯異嶺在揚州蓋百千所獨會稽為鎮山越之奇勝峻特擅於東南者以山也其深泉高瀑百道爭流昔人浚而為湖山之窈窕縈紆媚於越中者以湖也湖今廢矣公能疏鑿以復漢晉之舊存王謝遺迹則治越之美可垂無窮二莊區區又豈足為公道哉雖然天子召公歸矣嘉定八年

東嘉開河記

温州並南海以東地常燠少寒上壤而下濕昔之置郡者環外内城皆為河分畫坊巷横貫旁午升髙望之如畫奕局永嘉非水之滙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運輸若舟楫也而以節地性防人災安居利用之大意也其後承國家生養之盛市里充滿至於橋水隄岸而為屋其故河亦狹矣而河政又以不修長吏歲發閭伍之民以濬之或慢不能應反取河濵之積實之淵中故大川淺

不勝舟而小者納汙藏穢流泉不來感為厲疫民之病此積四五十年矣淳熙四年戶部尚書韓公之來守也其九月即用州之錢米有籍無名者合四十餘萬益以私錢五十萬命幕僚與州之社里長募閑民為工一萬三千有奇舉環城之河以丈率者二萬三百有奇取泥出甓兩岸成丘村農閧之爭喜負去一日幾盡畢事則天雨兩旬於是灑濯流蕩而水之集者深漫清泚通利流演雖遠坊曲巷皆有輕舟至其下民既得以舒鬱滯

導和樂而公之治遂以清平而成葢先王之政以養人為大生聚所資衣食之有無此上之責也封疆道路城郭溝池其修補濬治之功此民之力所能自為也如使官亦為之則費而難給矣後世道失乃以廢官益民者為政之大然吏懼其費而不復為之或不知而一委之民也而其勸之或不以其道使之或不盡其術則徒擾而已矣夫上之於下豈必與之較哉民以為不能者官自為之可也民有四五十年之病而上無一日之救

則非仁者之用心也公之為是役也可以知其仁矣故州之人相與刻石記之以載公之仁亦欲使後來者知所考云

水心集卷十